



□ 13
3210
2



13
3210
2

新序卷第三



雜事第三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孟子梁惠下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

新序

卷第三

昭和八年二月三日寄
原川ヨシ子氏贈

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

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

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
 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
 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
 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
 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
 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
 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
 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
 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

荀子王制二十

二如字荀作若

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
 仇讐入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
 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
 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
 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
 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晉者秦魏為與國齊
 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
 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
 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

史魏世及安登王
 策
 說苑七後漢及
 魏書卷之三

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
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
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
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
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
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下
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
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
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疆秦之

定疆秦之

英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
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
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
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
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
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

燕昭策及史

新序
卷之三
三

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

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二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

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
 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
 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
 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
 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
 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
 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
 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
 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

燕王喜策六及史

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
 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
 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
 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人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
 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故寡人
 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
 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
 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

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
 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
 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
 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
 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
 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
 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
 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緘而不

仁不輕絕知不簡棄
 簡棄大切者仇也
 簡切作輕怨

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緘
 乎猶且緘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緘自累故自前
 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
 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
 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
 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
 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
 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
 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

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曰臣
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
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
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
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
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策九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

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
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
勝之遺事開於其董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
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
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
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

新平
卷之三

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晉僅以身
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
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
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
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
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各成而
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
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
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

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
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
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設史筆離虜辱
之誅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忠臣去臣無
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
說不容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譏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白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史考武紀五文成食馬肝而
沈瑛不後文其誅也
又秦穆飲食駿馬皆見
諸書

史注引以帝作物產
自況也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之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官見好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司馬喜曠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腸折齒於魏
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

於譏彼而二國以危

之以政窳戚飢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
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
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眾
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
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
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
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讐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聰則五伯不足
 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
 戮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
 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
 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
 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
 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藜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史文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
 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噐者以左
 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
 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
 朽株身任負轉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

下史懷絕道比于
之欲尽忠當世
君而十五字

新序 卷三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
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
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秦信左右而弒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
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
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阜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
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
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蠅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新序 卷三

漢沛郡劉向著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躬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
 則臣不若審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
 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
 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
 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

新序卷第四

雜事第四

漢沛郡劉向著
新安程榮校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躬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
 則臣不若審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
 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
 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
 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

管子勿躬 卷十七 上昔
 韓非外儲左下
 以安其小臣



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園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

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

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

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若仲父二

則若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以子任教 九背
能非難 十五
吏吏又何以法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

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

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眾賢也

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玉故孔子

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

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

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

呂子舉難
魏世亦

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其不識以王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肯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

呂子舉難

韓非難
二十
五

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新序

卷四

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呂子十九十八
管子大匡十三
記論訓十七
左國不載
三羊五十三
史記列傳
孔子世家

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

管子大匡
三之國祀邢衛
齊世尊

而進追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劌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

新

卷四

四

傳二十五 晉書四十三
呂子為歌
非非勿能改在上者
序在何處 亦列於

此乃道志也
師行六十三
注例 考五

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
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
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
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
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温之
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
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

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
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
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
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
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疆本由伐中牟
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乃以
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
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宜土左傳 公羊傳
師行六十三
更世八
襄子之義
味一來之味

新序

卷四

四

齊策下曰穡積朽腐
而不用幣帛綈蓋而
不服矣遂使外之
而福

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
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
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
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殺死者數百人
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
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
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
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
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
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
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
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
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
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

晉世家三十一
淮南子卷之四

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未乎賞其本乎賞其未

曰子石苟又義
韓非難
皆各犯難
將賞其未
賞其本
心

吳世家
賈子退後

則駢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邲虎公召邲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邲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邲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窺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

新序

卷四

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
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
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
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
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
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
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

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
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
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
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
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
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
百金玉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王充論衡福虛篇
賈子春秋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

史倉公傳
輒後之
如則
飲食下嗝

家語正論
卷三十一

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也夫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

救也不如小决之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茂也
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賓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
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言也
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賓子無忘其飯牛
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
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

必不廢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
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
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憐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荀子哀公
子信五儀
禮記下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

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

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入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

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
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
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文子趙武之謚也
此宜作武若趙武
各就其位

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
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
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藹吾良臣多矣
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
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
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
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
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

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其革者
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入何若對
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
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
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
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
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

呂子精通 十背

新序 卷四 十一

梯訪六經 呂子精通
李度傳 楊德安史讀
荀子解蔽

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
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
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
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
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
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

論後變虛
易子外篇
明云廿六年左傳

却後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
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
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作

呂子制樂道之訓
宋徽子世系十三
二辰六年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慧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

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新序

卷四

十一

宋君偃策五
前卷五
說苑之殷王辛
西子夫之秋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
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
示有勇割偃者之背鐵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
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
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
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貴者也在魯北魯之有
鸛鶴為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鷓者黑色食爵

大於爵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鷓者是
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鷓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
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其五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六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七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八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九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一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二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三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四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五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六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七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八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十九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其二十不器者以法其法也

